

博大而深厚的家国情怀

——论淮剧《太阳花》中方大姑的英雄母亲形象

李 晓

(盐城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学前教育学院,江苏 盐城 224000)

摘要:淮剧《太阳花》精心塑造了乡村医生方大姑这样一位具有强烈爱国主义精神和崇高民族气节的英雄母亲的光辉形象,由此表现出其勇于为国家和民族而做出大义灭亲、舍“小家”为“国家”之壮举的凛然民族气节、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勇于社会责任担当的崇高精神、宽广博大的家国情怀。

关键词:淮剧;太阳花;方大姑;形象;研究

中图分类号:I207.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5092(2019)04-0062-05

由国家一级编剧卢冬红创作、江苏省淮剧团演出的淮剧《太阳花》(主演梁国英),1995年一经上演,便获得广大观众和专家们的好评,同年还由江苏电视台拍成电视戏曲艺术片向全国播出,著名淮剧演员梁国英因饰演此剧中方大姑一角而荣获全国戏曲大奖梅花奖。经过十年不断打磨,由陈澄主演的新版淮剧《太阳花》再次登上舞台,与观众见面,荣获2004-2005年度江苏省舞台艺术精品工程奖,2006年获全国地方戏优秀剧目评比二等奖,2007年度入选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工程提名剧目,并再次晋京参加全国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调演。“艺术贵在创新,最忌雷同。《太阳花》在表现抗日战争题材的戏剧作品中独辟蹊径,独特的视角生发独特的构思,因而具有独特的审美价值。”^[1]概而言之,《太阳花》独特的审美价值具体表现在方大姑身上所表现出来的一种勇于为国家和民族而做出大义灭亲、舍家为国之壮举的凛然民族气节、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勇于社会责任担当的精神、深广博大的家国情怀。这出戏充满着激昂而强烈的家国情怀与爱国主义精神,又有着一种震撼人心的巨大艺术感染力。在当下这个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时代,尤其需要我们不忘初心,不忘历史,更值得我们为此而呼唤

崇高,呼唤英雄。

《太阳花》是以抗日战争为历史背景,再现了1937年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全面侵犯中国,沿海地区民众奋起抗战、保家卫国这一波澜壮阔的伟大历史斗争。剧作家巧妙地将抗日战争这一风起云涌的宏大历史背景、波澜壮阔的伟大历史斗争浓缩并聚焦到苏北麒麟村方大姑一家五口人中进行处理,并着意表现每个人在这场战争中的发展和变化,把方大姑这一主要人物放在充满激烈家庭矛盾与民族矛盾冲突的风口浪尖上进行艺术化的表现,讲述了一个处于尖锐民族矛盾冲突背景下的一个村庄家庭中所发生的爱恨情仇交织的传奇故事,尤其是在亲情人性与民族大义,个人家庭与国家命运的艰难抉择和取舍中来突出方大姑深广而博大的家国情怀。难得的是其不仅经受了这一最为严峻的考验,而且还毫不犹豫、义无反顾地选择以民族大义为重,舍“小家”保“大家”,关键时刻,挺身而出,大义灭亲,亲手毒死了自己曾寄予其荣宗耀祖厚望、现今则深恶痛绝的汉奸儿子方剑雄,毅然为国家和民族除害,做出了拯救麒麟村父老乡亲而大义灭亲的伟大壮举,洋溢着一种凛然正气,表现出一种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崇高的民族气节,既表现出方大姑这样一位英雄母

收稿日期:2019-10-29

基金项目: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项目(2019SJA1783)

作者简介:李晓(1990—),女,江苏盐城人,讲师,硕士,研究方向:文学、地方文史。

亲的伟大形象,也反映出其爱己爱民、爱家爱国的宽广而博大的家国情怀,既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又弘扬了爱国主义精神,遂由此构成了全剧的灵魂。^[2]

“太阳花”是中华“民族魂”的象征。太阳花,是在沿海地区常见的既具有蓬勃旺盛的生命活力,又有着顽强生命力的一种野花,即使是苦涩的盐碱地,她也能蓬勃生长,摘下一根花茎,随意一插它就能随地生根开花,故人们又称太阳花为“死不了”。“太阳花”具有坚韧而旺盛的生命力,正象征着我们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顽强斗争精神,是中华民族之魂。方大姑身上,正是体现着和洋溢着太阳花的这种高尚品质与精神。^[3]

作为一位乡村医生的方大姑,平日悬壶济世,体恤民众,不仅救死扶伤,还经常扶危济困,受到广大乡民的拥戴和尊重。其既勤俭持家,更严厉教子,为世人所推崇。先前,方大姑一方面为乡民们悬壶治病,解除病痛之苦,一方面还挤出时间从沙石中开辟出一块荒地种植药草。对儿辈的严格教育更是在远近闻名,连未过门的新媳妇白燕萍初次上门就听说并亲身体验到其治家的严厉。大儿子剑豪因被人骗上赌台将家中的药草田输掉,方大姑痛责自己教子不严,深感愧对祖先,“一声悲啼跪祖先,方大姑,有悖祖训,有辱祖先,教子无方,治家不严,苍天降下夺命剑,家祸跟着国祸添……儿啦儿啦,你想想,掂一掂。你不是输了一块药草地,你将为娘一生希望,你将方家祖德家声毁于一旦化云烟!”在方大姑的训斥与教育下,剑豪毅然“断指盟誓”,以血洗耻!痛改前非,并由此远离家乡,决意重新做人。这虽非方大姑本意,然却得到方大姑的肯定和支持。“祖训如磐难违抗,清白家声怎染脏?”为了遵循“先立业后成家”的祖训,方大姑对剑雄的过早恋爱持明确反对态度,尤其是对来自省城富家之女的白燕萍更不待见。方大姑此时还受着较为浓重的旧传统旧伦理旧民俗的深重影响,却由其反映了平时方大姑的治家之严厉,体现出方大姑维持门风家声的尊严,由此可见一斑。然也正是其治家严厉而有方,才真正体现了一个母亲育子成才的良苦用心,并由此发展为由严于律己到严格治家的发展过程,实现了儒家倡导的由个人“修身”到“齐家”的转变,更表现了其由爱家人发展到爱乡民的进步思想基础。

方大姑既有着一颗医者的仁心善念,更有着

爱己爱民的宽广情怀。方大姑是位乡村女医生,她体恤民众,她不仅以自己的一技之长来为家庭谋生,更将此视为为民众服务的重要途径和方式,其一生不仅以解除百姓的伤病痛苦为己任,而且还把民众的安生、安危放在突出而重要的位置。“躲病灾避战乱逢凶花吉,众老少得康宁太平一生!”原本希望“兴家业,承祖训,日坐堂,夜出诊”的平静生活被日寇对中华的侵略战争打破了。由此她更为关心的是一方百姓的安危。她的善心、善念与其救死扶伤的医德理念是高度一致的,难得的是方大姑一生都在努力践行之。方大姑是一位悬壶济世的中医名家,有较高的文化,亦是一位远近闻名的难得的社会贤达和女中豪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这是中华民族优良的社会传统与美德之一。

因日寇的侵犯,方大姑更为众乡民生命与生存而担忧。“无风陡起三尺浪,太平庄成了风雨飘摇庄。天上时闻飞机响,噩耗频频传进庄。多少地方已沦陷,日寇凶残丧天良。逃难的人群一赳赳,悲伤的泪水一行行。草药纵然能治病,治不了乱世鬼猖狂!”在隆隆的枪炮声中,在日寇飞机凄厉的呼啸声中,在生灵横遭涂炭、百姓陷入水深火热之中的严峻情势下,哪里还顾得上什么治病救人,她渴望的是“保佑家园无风浪,保佑乡亲免兵荒。方大姑今生今世无奢望,只祈求,硝烟散尽,赶走豺狼……从此后,世道太平,百姓安康”。方大姑从原本的治病救人,为百姓解除病痛之苦的善良愿望,已逐渐演变成一种对日寇侵犯、屠杀乡民的民族义愤。这是一种自然而然的进步和发展,正是方大姑在变化的社会背景和时代环境下的情势使然。由此,原先的修身、齐家到后来的报国、平天下的思想发展和观念的逐步转变,既有方大姑原本的坚实思想基础,也与后来社会形势的恶化、严峻有着密切关系。因为,方大姑也是社会中人,其情感、思想境界的提升和变化,都是随着家庭、整个社会的发展变化而呈现出一种由低到高、逐层递进的发展轨迹,两者是高度一致的,因而也是合理的。

方大姑由原本的母子情、家族情逐渐发展、上升为民族情。作为母亲,她有着与常人一样的母子亲情。分别两载,慈母思子心切,尤其是在战火纷飞的特殊年代。“儿啦,回家吧,回家吧,可知娘,站在村头,遥望儿影,一年四季,不分晨昏,风霜雨雪,难撼娘心,盼儿等儿踏归程!”“月缺月圆

两年整,方家半掩一扇门。白天盼望儿音讯,夜听儿的脚步声。乡邻儿郎将娘唤,我跌跌爬爬应连声。盼得花开花又盛,盼得草枯草又青。盼得月儿轮圆,盼得雁去雁回程。盼得忧心如焚,盼得泪流满襟。盼得神散形瘦,盼来盼去盼不见”。是啊,儿是母亲的心头肉,哪有母亲不思不念外出儿女的呢!就在慈母热切盼望儿归之际,却传来大儿剑豪洒血疆场、报国献身的噩耗。阅读那沾满儿子鲜血的信件,其仿佛听到了大儿子剑豪的声声呐喊与深情呼唤:“娘,当你见到这封信的时候,孩儿已经不在人世了”,“永别了,我那受苦受难的亲娘!”作为一个母亲,其时的悲伤是可以想见的。然悲伤、苦痛不能也没有击倒方大姑,她虽痛不欲生,但她强忍悲伤,坚持着没有低头,没有屈服,更没有倒下,而是愤怒地望向天空,毅然决然地要儿媳娟红赶回家设置灵堂,自己要为儿子祭奠壮行。“手捧我儿绝命信,悲泪化作热泪淋。我的儿国难当头挺身起,一腔热血写忠诚。断头流血雪国恨,不向日寇让半分。身耻、国耻一起洗,断指儿成勇士,七尺男儿铁骨铮铮,为国尽忠,为娘尽孝,儿不愧是方家子孙!堂堂正正的中国人!”俗话说,自古忠孝难两全。大儿方剑豪为众乡民,为国家,为民族,毅然选择舍身赴死、慷慨报国的正义之举,作为英雄母亲,她理解并赞同儿子的正确选择,更为自己有这样的儿子感到骄傲和自豪。这样,母亲方大姑的深明大义的一面就表现和反映出来了,其原本的勤俭持家、严厉治家,以及为乡民安危担忧、祈福的社会理念也就自然地与现在的为国为民、忠诚报国思想而紧密联系起来。一位坚强的母亲,伟大的母亲跃然在舞台上,令人敬仰。

方大姑义无反顾,大义灭亲。剧作家始终把人物放在时代的风口浪尖上来加以表现和反映。就在方大姑与大儿媳娟红祭奠方剑豪的英灵时,白燕坪因护送学生回村遭到了日本鬼子的追踪现在已来到家门口了,大儿媳娟红要以死相拼,二儿媳白燕坪也表示宁死也不受侮辱,方大姑为婆媳三人自保不得不倒下三杯毒酒防身。谁知鬼子就在欲侮辱儿媳见方大姑端出毒酒来连忙抢去饮下被毒死,婆媳三人连忙将鬼子尸体扔到井里。正在这时,小儿子剑雄回家来了,他要求白燕坪赶快跟他离开村子赶去省城,当白艳萍了解其已成了叛国投敌的汉奸正带领鬼子来报复屠村遂不顾其阻拦意欲敲钟报警,竟被方剑雄惨无人道地用短

剑刺死。方大姑得知此情,又见剑雄用枪指着妻子娟红以阻拦其向民众鸣钟报警,并由此得知剑雄就是马塘屠村和哥哥剑豪为保护村民奋勇杀敌而牺牲的罪魁祸首时,方大姑怒不可遏,遂用毒酒亲自结束了似同禽兽、毫无人性的小儿子剑雄的性命。方大姑为保护家人和众乡亲已别无选择,故只能义无反顾地以毒酒来毒死儿子,才能使得家人和民众免于日寇屠戮。“日寇凶残来侵犯,黎民百姓遭摧残。多少人流离失所家难返,多少人横遭枪杀死得惨。是仇终需报,是债当偿还。剑豪儿身赴国难上前线,断指人成了抗日好儿男。马塘遭遇——被围困,敌众我寡枪声寒。你哥哥,他们人人气概冲霄汉,个个同仇歼敌顽。剑豪他连中数弹身不倒,男儿血染红江河起波澜。雪了身耻雪国耻,英灵含笑鬼门关。”“孽子休要怨亲娘,怨只怨,你自酿苦酒,自饮自尝,自己挖坑,自我埋葬,不杀你,招来鬼子大扫荡,不杀你,全村老少遭祸殃。不杀你,剑豪英灵难告慰,不杀你,对不起燕坪好姑娘。不杀你,清白方家出孽障,不杀你,我是世上糊涂娘。不杀你,国恨家仇都不让,不杀你,方家子孙,叛国投敌,引狼入室,为虎作伥,残害亲人,丧心病狂,千人咒,万人骂,世世代代,被戳脊梁!”方大姑的这两段唱词,慷慨激昂,充满一股浩然正气,表现出一种为国为民的责任感和使命担当,洋溢着一种博大而厚重的家国情怀,极富艺术感染力和舞台表现力。此刻的方剑雄,人性全丧,成了禽兽一般的家伙,不仅带日寇血洗马塘,杀戮乡民,并再次带日寇报复麒麟村,用短剑刺死欲敲钟报警的妻子白燕坪,用枪指着欲出去报警的嫂子娟红和亲生母亲,可谓是禽兽畜生、死有余辜。

就如同儒家坚持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念一样,方大姑的家国情怀也是有一个由修身到齐家、爱己到爱人(乡民),由爱小家到爱国家、爱家族到爱民族的思想发展过程的。方大姑心地善良、治家严谨。方大姑的“善”,既表现在其充满仁心善念与经常救死扶伤、扶危济困而不图回报的善举上,还体现在其对众乡民生活安宁的美好愿望上,更反映在其为保护全村人免遭日寇屠戮而毅然毒死卖国投敌、甘做汉奸的亲儿子剑雄的大义灭亲的“善”行壮举上;方大姑的“严”,既表现在对家规祖训的严格遵循方面,也体现在对两个儿子包括儿媳为人品质的严格要求上,更表现在其临机、处事时的果断、决断上,既有

对剑豪因赌博输掉药田遭其严厉训斥而使其“断”指明志,也有对剑雄则先因辍学私奔而被逼返城求学而遭其严厉“断”婚,后因投敌叛变被毅然“断”送其性命。没有平时“小善”的积累,何来后来为保护村民免遭日寇屠戮的行“大善”之壮举,没有平时治家的严厉,何来后来的大义灭亲“毒死亲儿”之惊天地泣鬼神的义举。由爱己而爱人,由爱家而爱国,这正是方大姑家国情怀成长发展的历史轨迹与形成的思想脉络所在。^[4]

《孟子》言:“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家是国的基础,国是家的延伸,在中国人的心目中,国家与家庭、社会与个人,都是密不可分整体。家是最小的国,国是千万家,每个人的情感与生命体验都与家国紧密相连。可以说,家庭是一个人精神成长的沃土,更是一个人家国情怀的起点所在。正因为大家感念个人前途、家庭生活与国家命运的同频共振,所以才会主动融家庭情感与爱国情感为一体,从孝亲敬老、兴家乐业的家庭义务走向济世救民、匡扶天下的民族担当,进而具有一种强烈而深沉的家国情怀。其就像川流不息的江河,流淌着民族的精神道统,滋润着我们每个人的精神世界。从某种意义上说,家国情怀,是中华民族子孙的一种生命自觉和家教传承,因为那种与国家民族休戚与共的激烈壮怀与责任担当,那种以百姓之心为心、以天下为己任的强烈社会使命感,都来自那个叫作“家”的人生开始的地方。对于方大姑来说,她的这种家国情怀并非来自传统的儒家人文精神和信仰,而是有一个在其自身的实践经历过程中逐步成长、发展、形成的历史过程,即从严厉教子、勤俭持家的治家祖训即宗族伦理、个体意识开始,在经历了日寇侵犯、乡民危难、骨肉分离、家庭难以自保的情况下才逐步认识到“小家”与“大国”之间互相依存的紧密关系,尤其是在剑豪为保护村民与日寇殊死搏斗过程中而壮烈牺牲后方逐步认识到国家、民族与个人、家庭之间的命运彼此联系的家国

同构关系,因而才在自己和儿媳面临日寇凌辱和生死存亡的危急之际用毒酒毒死两个日本兵,得知剑雄执意投敌卖国、甘做汉奸带领日寇前来屠村时,其深刻而清醒地认识到自己所面临的已不再是血缘上的母子关系而是一种横亘在彼此之间的敌我关系,其不仅关系到自己、家人和众村民的生命安危的大事,更关系到国家、民族的尊严与生存,于是才义无反顾地用毒酒毒杀自己的亲儿子,表现出一个英雄母亲的凛然民族气节与宽广、博大的家国情怀。显然,方大姑的这种家国情怀有其鲜明的时代特征,其是在经历了抗日战争初始时的失败、国破家亡之后家族祖训伦理的一种继承发展、沉淀积累,更是在整个民族遭受苦难之后民族精神的再组与重构,最后才完全超越家庭亲情而升华为家国情怀,可谓是千锤百炼,浴火重生。^[5]

剧作家精心寻觅广大观众在观剧时的情感渴望,将淮剧这一剧种所固有的悲悯情怀转化为对人性的深刻挖掘和崇高展示,直至在崇高之美的美学层面上拥抱观众,故而受到观众的一致好评与专家们的高度肯定。《太阳花》精心塑造了方大姑这样一个既勤俭持家、严厉教子,体恤民众、济困助人等传统道德的仁慈善良的伟大母亲,又是一个为保护家庭和村民而大义灭亲、亲手毒死作为汉奸儿子的英雄母亲,是一个始终既爱己爱人又爱家爱国而具有博大家国情怀和强烈爱国思想、民族精神的伟大光辉的英雄母亲形象。在《太阳花》一剧中,其所倡导与弘扬的爱人、爱家、爱民、爱国的思想观念也就自然融化成为一个整体,并由此形成方大姑身上所表现出来的一种博大而深厚的家国情怀。《太阳花》对史诗风格的营造与追求,引起了广大观众的强烈共鸣,这种与时代共振的强烈艺术效果,体现出一种穿透历史、烛照当下的强大精神力量,在今天也仍然是我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振兴中华不可或缺的宝贵精神财富。这正是《太阳花》的现实意义之所在。

参考文献:

- [1] 戴英禄. 凄清悲壮的《太阳花》[J]. 中国戏剧, 2005(9): 27.
- [2] 徐柏森. “唱不死”的老淮剧与“死不了”的太阳花[J]. 上海戏剧, 1996(4): 18-19.
- [3] 贾德荣. 戏剧需要凛然正气——由淮剧电视剧《太阳花》想到的[J]. 艺术百家, 1996, 12(1): 128.
- [4] 陈澄. 《太阳花》苍凉的人性美——新版淮剧《太阳花》创作拾忆[J]. 上海戏剧, 2012(1): 6-7.
- [5] 贾德荣, 钱爱东. 大敌当前 民族为重——《太阳花》一曲浩然正气的颂歌[J]. 中国电视, 1995(12): 38-39.

Deep and Broad Devotion to Family and Country ——On the Image of Fang Dagu in the Huai Opera "Sun Flower"

LI Xiao

(School of Preschool Education, Yancheng Preschool Normal College, Yancheng Jiangsu 224000, China)

Abstract: The Huai Opera "Sun Flower" meticulously shapes the glorious image of a country doctor Fang Dagu, a heroic mother possessed of the strong patriotism and sublime national integrity. This shows her rigorous national integrity, strong sense of historical mission, the spirit of being brave to shoulder social responsibility and broad devotion to family and country of which she has the courage to make the magnificent feat of upholding justice at the cost of her blood relations and devote herself to the country without caring for family.

Keywords: Huai Opera; "Sun Flower"; Fang Dagu; image; research

(责任编辑:沈建新)

启 事

本刊已入编《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中国期刊网”、“万方数据——数字化期刊群”、《中国科技期刊数据库》、《美国化学文摘》和《CEPS 华艺中文电子期刊》,作者著作权使用费在本刊稿酬中一并给付(另有约定者除外)。对此不同意者,请在来稿时说明。